

湘西苗歌中的语言特区现象及其语言学意义^{*}

吴 芳 刘鸿勇

提 要: 苗歌语言有时为了满足韵律要求,可不受苗语语法规则的制约,在词法和句法层面呈现出多种语法突破现象。我们发现湘西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虽然突破了湘西苗语的语法规则,但不是杂乱无章的,是有限度的。苗歌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苗歌中的“省略”和“错位”等语法突破现象具有跨语言的共性。对诗歌语言中语法突破现象的考察能让我们更细致地观察到文体变异的成因。第二,苗歌中所有的语法突破现象都能在某种语言中找到与之匹配的正常语法现象,这说明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并没有超出普遍语法所能容忍的限度。民歌民谣类诗歌语言的研究为普遍语法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

关键词: 湘西苗歌;韵律要求;语法突破;苗语语法;普遍语法

1 引 言

湘西苗歌是湘西苗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首优秀的苗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韵律上和谐优美;语义上意境优美;语用上高度互动。只有兼具这三要素的苗歌才称得上歌师口中的 sa⁴²pei³¹“饱满的苗歌”。例(1)就是流行在湘西凤凰县^①的一首现代苗歌。

^{*} 本文是澳门大学 MYRG 项目“湘西苗歌的整理与出版”(项目编号 MYRG2020-00185-FAH)的阶段性成果。

^① 凤凰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南省西部边缘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角,东与泸溪县接界,北与吉首市、花垣县毗邻,南靠怀化市的麻阳苗族自治县,西接贵州省铜仁市的松桃苗族自治县。本文的湘西苗歌语料来自位于凤凰县的两位歌师,由作者收集整理。



(1) 乌鸦不知白眉毛

01. a⁴²xu⁴² tɕi⁵⁵ nɛo³⁵ mā⁵⁵ ɲi¹³ le⁴²,
 一点 NEG^① 认识 你们 是 谁
 不知你们是哪个,

02. tɕu⁴²lo³¹ tɕu⁴² ɲhã³⁵ tɬau²⁴ pu⁴²te⁵⁵.
 一来 就 叫 作 表妹
 上来就叫我“表妹”。

03. zɛŋ³⁵-zɛŋ³⁵ te⁴²-tshei²⁴ sa³⁵ tsu³⁵qe⁴²,
 年轻-RED DIM-小伙 竟然 走眼
 年轻小伙看走眼,

04. mje⁵⁵-ɲu³¹ tei³⁵ ɲhã³⁵ tau²⁴ naŋ⁴² mje⁵⁵.
 人-陌生 还 叫 自己 的 人
 错把生人叫亲人。

05. pa⁴²o³⁵ tɕu⁴² ɲɛ³¹ kwɔ⁴² pi⁴²qwe⁴²,
 乌鸦 NEG 知道 白 眉毛
 乌鸦不知白眉毛,

06. qa⁴²-ntshu⁴² tɕi⁵⁵ nɛo³⁵ tɕa³¹cɛ⁴²zɛ⁵⁵.
 KP-草 NEG 认识 野生刺梨
 草儿不识野刺梨。

麻树兰(1986)认为湘西苗歌韵律上的和谐主要体现在押韵和节奏两方面。

① 本文例句的标注采用了如下的缩写形式: A(adjective): 形容词; AUX(auxiliary): 助词; CAUS(causative marker): 使动标记; CL(classifier): 量词; CR(class root): 类属词根; DIM(diminutive marker): 小称标记; KP(kind prefix): 类属前缀; LOC(locality marker): 方位标记; NEG(negative): 否定标记; NMLZ(nominalizer): 名物化标记; RECI(reciprocal marker): 相互标记; RED(reduplication): 重叠式。



例(1)这首苗歌共六句,第1、3、5句押 e^{42} 韵,第2、4、6句押 e^{55} 韵,属于AB+AB+AB这样的押韵模式。七言苗歌每句歌词包含七个音节,分为三个单位,形成“2+2+3”的韵律节奏。^①

语义方面,苗歌往往会通过各类修辞手法把歌词意思婉转地表达出来。在例(1)这首苗歌中,乌鸦由于全身乌黑、分不清黑白,所以认不出白色的眉毛;小草由于长在地上,从未见过长在树尖上的野生刺梨,所以也认不出。姑娘从未见过小伙,不可能互相认识。

苗族人以歌传情、以歌叙事、以歌劝世,苗歌具有重要的人际交往功能。(吴秀菊,龙秀章 2019)苗歌在语用上的特点就是具有一唱一答的实时强交互性。例(1)这首苗歌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赶集散场回家的路上,小伙为了与自己心仪的姑娘拉近关系,故意称她为表妹。姑娘听后,就赶紧用例(1)这首苗歌来回复小伙。姑娘不想轻易答应小伙结伴而行的请求,但又不好直言拒绝,于是采用风趣幽默的方式礼貌地婉拒了小伙。

如今,苗歌在年轻一代人的眼里已经失去原有的风采。我们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遗憾地看到,年轻一辈的湘西苗族人,已经很少有人能用这种独属自己民族的声音来表达心中的酸甜苦辣。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苗歌“失宠”的主要原因是苗歌中存在许多突破语法规则的语言现象,这些非常规的表达导致不熟悉苗歌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歌词的意思。比如,在例(1)中,第3句中的形容词重叠式 $z_1a\eta^{35}z_1a\eta^{35}$ “年纪轻轻的”在日常口语中不能单独修饰名词,必须加定语标记 $na\eta^{42}$ “的”后才能修饰名词。而第4句中的 tau^{24} “自己”在日常口语中不能独立成词,需要与另一个词根 le^{42} “个”构成复合词 $tau^{24}le^{42}$ 后,才能充当句子成分。苗歌歌词中,诸如此类异于口语表达的语言现象比比皆是。湘西苗歌的语法突破现象有哪些类型?语法突破有何限度?这是本文的两个研究问题。我们将在第二节详细介绍湘西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在第三节考察语法突破的限度问题。

① 例(1)中最后一句的 $t\check{c}a^{31}c\check{e}^{42}z_1e^{55}$ “野刺梨”是一个三音节单纯词,整句歌词就是简单的“2+2+3”的节奏。如果最后一个音步是“2+1”或“1+2”,在念诵或歌唱时,会在“+”位置稍微停顿。例(1)中第二句的 $thau^{24}pu^{42}te^{55}$ 就属于“1+2”模式,第四句中的 $tau^{24}na\eta^{42}mje^{55}$ 就属于“2+1”模式。



2 湘西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

湘西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表现在词法和句法两个层面。这些语法突破现象是相对于凤凰苗语语法而言的,即打破了凤凰苗语常规语法规则的语言现象。按照常理,违反了凤凰苗语语法规则的句子是不能说的,但在凤凰苗歌中,不符合凤凰苗语语法的句子屡见不鲜。下面我们分别从词法和句法这两方面介绍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

2.1 湘西苗歌中的词法突破现象

湘西苗歌中的词法突破现象包括语素的删略和插入。语素的删略主要包括黏着语素独立成词以及复合词中词根的删略两种现象。例(2)a中的 ɬhu^{22} “脚”和例(3)a中 zɔŋ^{55} “龙”就属于黏着语素独立成词的现象。这两个语素在凤凰苗语口语中需要分别加上类属前缀 qa^{42} 和 ta^{42} 才能充当论元,如例(2)b和例(3)b所示。^①

(2) a. ɬhu^{22} ŋu^{42} tɕw^{42} jw^{13} tã^{42} to^{55} lo^{31} .
腿 走 一直 随从 到 这里 来
脚步一路跟到这。

b. $\text{qa}^{42}\text{-ɬhu}^{22}$ ŋu^{42} tɕw^{42} jw^{13} ne^{55} tã^{42} to^{55}
KP-脚 走 一直 随从 人家 人家 这里
脚步跟随人家到这来了。

(3) a. $\text{foŋ}^{31}\text{tsẽ}^{42}$ zɔŋ^{22} kaŋ^{24} zau^{35} tɔŋ^{31} nɬaŋ^{42} .
祝福 龙 让 好 带 回
祝福龙女好娶回。

b. mã^{55} $\text{foŋ}^{31}\text{tsẽ}^{42}$ $\text{ta}^{42}\text{-zɔŋ}^{22}$ kaŋ^{24} pu^{42} zau^{35} tɔŋ^{31} nɬaŋ^{42} .
你们 祝福 KP-龙 让 我们 好 带 回
你们祝福龙女让我们好娶她回来。

① ta^{42} -是标记“动物类属”的前缀,加在表示动物的名词性词根之前,例如, $\text{ta}^{42}\text{zɔŋ}^{22}$ 的意思是“龙这种动物”。与 ta^{42} -相对的是 qo^{42} -,是标记“非动物类属”的前缀。关于苗语中 ta^{42} -和 qo^{42} -的讨论,可参考易先培(1961)、李云兵(2002)、余金枝(2011)²⁹、Shi(2016)等。



在例(2)a和例(3)a苗歌歌词中,黏着词根 ɬhu^{22} “脚”和 z.ɔŋ^{22} “龙”独立出现在主语的位置,属于不合语法但可接受的表达,因为类属前缀的省略并不会影响整句歌词的意思。

例(4)中的 khu^{35} 属于复合词中词根删略的现象。

- (4) $\text{tɕw}^{42}\text{kwa}^{42}$ $\text{ɕaŋ}^{55}\text{ɕw}^{42}$ $\text{tɕw}^{42}\text{kwa}^{42}$ khu^{35} .
 不管 享受 不管 受苦
 无论生活苦或甜。

在例(4)这句苗歌歌词中, khu^{35} “苦”是 $\text{ɕw}^{42}\text{khu}^{35}$ “受苦”的删略形式。之所以出现这种词根删略现象,是因为歌师在创作苗歌时,为了满足每句歌词“2+2+3”的节奏要求,不得不删除 $\text{ɕw}^{42}\text{khu}^{35}$ “受苦”中的词根语素 ɕw^{214} 。例(4)中的 khu^{35} “苦”为汉源语素,可以与其他语素组成各种复合词,如 $\text{khu}^{35}\text{qwa}^{42}$ “苦瓜”和 $\text{ɕw}^{42}\text{khu}^{35}$ “受苦”。那为什么在例(4)中的 khu^{35} 是 $\text{ɕw}^{42}\text{khu}^{35}$ “受苦”的删略形式?这是因为整句歌词属于 $\text{tɕw}^{42}\text{kwa}^{42} \dots \text{tɕw}^{42}\text{kwa}^{42} \dots$ “不管……不管……”的并列结构,并列结构中的成分应属于同类成分,第一个 $\text{tɕw}^{42}\text{kwa}^{42}$ “不管”后接的是动词 $\text{ɕaŋ}^{55}\text{ɕw}^{42}$,第二个 $\text{tɕw}^{42}\text{kwa}^{42}$ 后面也应为动词,并且第一个 $\text{tɕw}^{42}\text{kwa}^{42}$ 后的 $\text{ɕaŋ}^{55}\text{ɕw}^{42}$ 为汉语借词“享受”,由此可推出第二个 $\text{tɕw}^{42}\text{kwa}^{42}$ 后的动词应是 $\text{ɕaŋ}^{55}\text{ɕw}^{42}$ 相对的汉语借词 $\text{ɕw}^{42}\text{khu}^{35}$ “受苦”。这种并列对举结构,为复合词中词根的非常规省略提供了补偿,使得听众能实时理解这类非常规的歌词。

例(5)中的 noŋ^{35} 也属于复合词中词根删略的现象。

- (5) $\text{ŋaŋ}^{55}\text{mjɛ}^{31}$ tʰa^{42} tʰi^{35} noŋ^{35} tʰa^{42} tsa^{42} .
 夏天 忍耐 热 冬天 忍耐 严寒
 夏暑冬寒你忍受。

例(5)中的 noŋ^{35} 是 $\text{ŋaŋ}^{55}\text{noŋ}^{35}$ “冬天”的删略形式。该句歌词也属于并列结构,前半部分中的 $\text{ŋaŋ}^{55}\text{mjɛ}^{31}\text{tʰa}^{42}\text{tʰi}^{35}$ “夏天忍耐酷暑”起提示作用,即夏天对冬天,酷暑对严寒。另外,从构词法来看,凤凰苗语中的“夏天”和“冬天”的构词方式一致, $\text{ŋaŋ}^{55}\text{mjɛ}^{31}$ “夏天”是由语素 ŋaŋ^{55} “时候”和 mjɛ^{31} “热”构成的复合词, $\text{ŋaŋ}^{55}\text{noŋ}^{35}$ “冬天”是由语素 ŋaŋ^{55} “时候”和 noŋ^{35} “冷”构成的复



合词。因此,句中的 $noŋ^{35}$ 实属 $ŋaŋ^{55}noŋ^{35}$ “冬天”的删略形式。

非常规的词法现象除了语素的删略之外,还包括语素的插入。语素的插入往往会打破词汇完整律,例(6)中的 $z_au^{35}t_u^{31}ɕaŋ^{35}$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6) $nã^{24}ntshã^{42}$ $z_au^{35}-mpã^{55}$ $z_au^{35}-t_u^{31}-ɕaŋ^{35}$.

特别 好-想 好-极其-想

心情舒畅无杂念。

在凤凰苗语口语中, $z_au^{35}ɕaŋ^{35}$ “舒坦”为形容词, t_u^{31} “极其”为程度副词, $z_au^{35}t_u^{31}ɕaŋ^{35}$ 在日常口语中是不合乎语法的表达,因为程度副词 t_u^{31} 修饰形容词时,只能置于形容词的后面。在例(6)这句歌词中, $z_au^{35}t_u^{31}ɕaŋ^{35}$ 是为了满足句末押 $aŋ^{35}$ 韵而产生的语素插入现象。另外,句中的 $z_au^{35}mpã^{55}$ 与 $z_au^{35}ɕaŋ^{35}$ 是近义词, $z_au^{35}mpã^{55}$ 为苗语语素 z_au^{35} “好”和苗语语素 $mpã^{55}$ “想”组合而成的复合词, $z_au^{35}ɕaŋ^{35}$ 是苗语语素 z_au^{35} “好”和汉语语素 $ɕaŋ^{35}$ “想”组合而成的复合词。 $z_au^{35}mpã^{55}$ 在该句中起到提示作用,帮助听众实时理解已经突破常规词法规则的 $z_au^{35}t_u^{31}ɕaŋ^{35}$ 。

语素的插入可使词临时变成短语,例(7)中 $tɕa^{42}mje^{55}ja^{24}tɕa^{42}qha^{35}$ 就体现了这一现象。

(7) a. $puw^{42}ku^{42}$ $tɕa^{42}$ mje^{55} ja^{24} $tɕa^{42}$ qha^{35} .

我们 坏 人 又 坏 客

我们才貌不出众。

b. $puw^{42}ku^{42}$ $tɕa^{42}-mje^{55}-tɕa^{42}-qha^{35}$ t_u^{31} .

我们 坏-人-坏-客 极其

我们太普通了。

例(7)b是凤凰苗语口语的例句, $tɕa^{42}mje^{55}tɕa^{42}qha^{35}$ “才貌平平”为 ABAC 四音格词,该词中的 $tɕa^{42}mje^{55}$ 在日常口语中可以单独使用,表“人品坏”或“才貌不好”的意思,而 $tɕa^{42}qha^{35}$ 不单独使用,只能与 $tɕa^{42}mje^{55}$ 连用。在例(7)a 这句苗歌歌词中,为了满足“2+2+3”的韵律节奏,在 $tɕa^{42}mje^{55}tɕa^{42}qha^{35}$ 中间插入了并列连词 ja^{24} “又”,这使得 $tɕa^{42}qha^{35}$ 在该句歌词中临时变成了



和 $t\check{c}\alpha^{42}mje^{55}$ 一样可以单独使用的形容词了,四音格词 $t\check{c}\alpha^{42}mje^{55}t\check{c}\alpha^{42}qha^{35}$ “才貌平平”也因此临时变成了一个包含并列连词的联合结构。人们在听到这句歌词时,由于受上下文语境的提示,听者不会把 $t\check{c}\alpha^{42}mje^{55}$ 解读成“人品坏”,而会把表面上的并列结构还原成四音格词 $t\check{c}\alpha^{42}mje^{55}t\check{c}\alpha^{42}qha^{35}$ “才貌平平”来理解。

2.2 湘西苗歌中的句法突破现象

因为诗歌要求押韵,诗歌语言表现出和散文语言不一样的特点。蒋绍愚(2008)¹³⁵认为,唐诗在句法上的特点总起来说,一是省略,二是错位。和唐诗类似,湘西苗歌中最常见的两类语法突破现象也表现为非常规省略和语序错置。

2.2.1 非常规省略

非常规省略主要包括省略介词、省略助词 $naŋ^{42}$ “的”、省略兼语成分。

2.2.1.1 省略介词

介词是用来引出与动作相关的对象(施事、受事、与事、工具)以及处所、时间的词。介词和名词性成分构成的介宾短语在句中往往充当状语或者补语。根据凤凰苗语的常规语法规则,名词性成分不能单独做状语,需要和介词组合成介宾短语后才能充当状语。然而在苗歌歌词中,名词经常直接用作状语。例如:

(8) a. $qa^{42}-te^{31}$ ma^{55} $nt\check{e}^{35}$ $fei^{22}mje^{42}$ $l\check{a}^{42}$.

KP-地方 NMLZ 热闹 与……会面 情人

热闹之地见情人。

b. $pu^{42}ku^{42}$ ηi^{42} $qa^{42}-te^{31}$ ma^{55} $nt\check{e}^{35}$ $fei^{22}mje^{42}$ $l\check{a}^{42}$.

我们 在 KP-地方 NMLZ 热闹 与……会面 情人

我们在热闹的地方与情人会面。

在例(8)a这句苗歌歌词中, $qa^{42}te^{31}ma^{55}nt\check{e}^{35}$ “热闹的地方”为定中结构,充当地点状语。在日常口语中, $qa^{42}te^{31}ma^{55}nt\check{e}^{35}$ 做状语时,其前面应出现介词 ηi^{42} “在”,如例(8)b所示。例(8)a歌词中省略介词是为了满足“2+2+3”的韵律节奏。



2.2.1.2 省略助词 naŋ⁴²“的”

助词 naŋ⁴²“的”的省略可分为两类:“AA+(naŋ⁴²)+N”和“NP/VP+(naŋ⁴²)+N”。先来看“AA+(naŋ⁴²)+N”。在凤凰苗语口语中,当单音节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形式“AA”做定语修饰名词时,其后必须出现结构助词 naŋ⁴²“的”,例如:pei³⁵pei⁴²naŋ⁴²lɿ³⁵qe⁴²“圆圆的眼睛”、mjē¹³mjē¹³naŋ⁴²qe⁴²lhɑ³⁵“亮亮的星星”等,但在苗歌中,却出现了 naŋ⁴²“的”当现却隐的现象。例如:

- (9) zɿaŋ³⁵-zɿaŋ³⁵ te⁴²-tshei²⁴ sa³⁵ tsu³⁵qe⁴².
 年轻-RED DIM-小伙 竟然 走眼
 年轻小伙看走眼。

例(9)中的 zɿaŋ³⁵zɿaŋ³⁵te⁴²tshei²⁴“年轻的小伙”为定中结构,其中 zɿaŋ³⁵zɿaŋ³⁵“年纪轻轻”属于单音节形容词 zɿaŋ³⁵“年轻的”的重叠式。在凤凰苗语口语里,zɿaŋ³⁵zɿaŋ³⁵和 te⁴²tshei²⁴“小伙”之间省略了结构助词 naŋ⁴²“的”。该句歌词中省略 naŋ⁴²“的”是为了满足每句七个音节以及“2+2+3”的韵律节奏。

naŋ⁴²“的”的非常规省略也发生在“NP/VP/AP+naŋ⁴²+N”结构中。在凤凰苗语口语中,当 NP/VP/AP 用作定语修饰核心名词时,定语标记 naŋ⁴²“的”必须出现。例如,tɕɿ¹³ɿ⁵⁵naŋ⁴²pju⁴²“修好的房子”中的 naŋ⁴²不能省略,但在苗歌歌词中却出现了 naŋ⁴²“的”当现却隐的现象。例如:

- (10) a. phu²⁴ pjoŋ³¹ tɕi⁵⁵ vu⁴² pu⁴² qa⁴²-lo³⁵.
 说 出 NEG 耽误 我们 KP-嘴巴
 吐露心声没白费。
 b. mā⁵⁵ phu²⁴ pjoŋ³¹ naŋ⁴² tau³⁵ tɕi⁵⁵ vu⁴² pu⁴² qa⁴²-lo³⁵.
 你们 说 出 的 话 NEG 耽误 我们 KP-嘴巴
 你们说出的话没有白白浪费我们的歌声。

例(10)a 这句歌词中的 phu²⁴pjoŋ³¹“说出”具体指“姑娘们说出的话”,在句中充当主语,为了满足韵律要求,其后省略了助词 naŋ⁴²“的”和中心语 tau³⁵“话”。在日常口语表达中,例(10)a 中的歌词完整的表达应如例(10)b 所示。



2.2.1.3 省略兼语成分

在凤凰苗语口语中,兼语成分不能省略。在苗歌语料中,许多歌词为了满足韵律要求,出现了省略兼语成分的现象。例(11)中的使役动词 $kaŋ^{24}$ “让”后省略了宾语 $nteĩ^{42}$ “棉布”,它既是动词 $kaŋ^{24}$ “让”的宾语,也是动词 $tɛ^{55}$ “成”的主语。整句歌词的意思是:如果渴望得到新的衣服,那就让棉布成为一件新衣。

- (11) $tɕhu^{31}$ x^{42} li^{13} $kaŋ^{24}$ $tɛ^{55}$ a^{42} $nhã^{42}$.
 渴望 衣服 需要 让 成 一 CL 件
 渴望新衣努力缝。

该句中所省略的兼语成分 $nteĩ^{42}$ “棉布”,听者可以通过该句歌词所在小节的前两句所表达的内容而推出,例(12)为例(11)歌词所在的完整小节。

- (12) $tɕu^{42}$ - $loŋ^{13}$ mi^{55} fa^{42} lo^{31} $tsaŋ^{42}$ $tɕho^{42}$,
 CAUS-聚集 棉花 来 装 棉花机
 摘好棉花装机器,

so^{42} $ɕi^{42}$ $taŋ^{31}$ $ẽ^{42}$ $kaŋ^{24}$ mu^{55} tho^{35} ,
 梭线 期待 让 你 拿
 梭线期待让你执,

$tɕhu^{31}$ x^{42} li^{13} $kaŋ^{24}$ $tɛ^{55}$ a^{42} $nhã^{42}$.
 渴望 衣服 需要 让 成 一 CL 件
 渴望新衣努力缝。

例(12)的意思是:“让我们相约一起去把棉花摘来织棉布吧,织布的梭线盼望着让你来拿。如今我们彼此心生爱慕,就像我们都渴望得到新衣裳一样。就让我们携手努力把棉布做成新衣吧!”听者只要熟悉一件新衣的制作过程,加上前两句歌词的提示,就能推出第三句歌词中省略了“棉布”这个兼语成分。

例(13)a 也包含兼语成分的省略,句中的 chi^{35} $kaŋ^{24}$ 为连谓结构, chi^{35}



“恳请”和 $kaŋ^{24}$ “让”后省略了共享的宾语 $mā^{55}$ “你们”, 同时 $mā^{55}$ “你们”也是动词 qo^{55} “跟随”的主语。

(13) a. chi^{35} $kaŋ^{24}$ qo^{55} pu^{42} $ɕu^{42}$ $a^{42}z_u^{42}$.

请 让 跟 我们 站 一会儿

请跟我们站片刻。

b. $naŋ^{42}$ te^{42} chi^{35} $kaŋ^{24}$ $mā^{55}$ qo^{55} pu^{42} sa^{55} $ɕu^{42}$ $a^{42}z_u^{42}$.

衬词 衬词 请 让 你们 跟 我们 衬词 站 一会儿

请你们跟我们站片刻。

对于这类充当兼语成分的人称代词的省略,为了让听者准确理解歌词的意思,歌者在歌唱时都会巧妙地将省略的兼语成分以衬词^①的形式还原,唱出如例(13)b这样的完整语句。歌者在恰当的地方添加衬词,方便了听者对歌词的理解,也增强了歌者和听者之间的互动性。

2.2.2 语序错置

在苗歌中,最常见的语序错置现象为宾语前置、主语后置、状语错置和量化词异易位。

2.2.2.1 宾语前置

凤凰苗语属于 SVO 语言,但在苗歌歌词中,存在许多非常规的宾语前置现象。例如:

(14) a. $thā^{24}ʂl^{42}$ $tɕu^{42}-pu^{13}$ $ŋaŋ^{13}$ $ŋtɕaŋ^{55}$ cha^{42} .

大家 RECI-聚拢 一起 集市 赶

大家同赶一个集。

b. $ŋau^{42}$ t_u^{35} t_u^{35} te^{42} $jaŋ^{42}qo^{42}z_l^{42}$.

种子 播 种 DIM 不可以发芽的地方

种子种在不毛地。

例(14)a 中的 $ŋtɕaŋ^{55}cha^{42}$ “赶集”为宾语前置结构。在凤凰苗语口语中,“赶集”的表达是 $cha^{42}ŋtɕaŋ^{55}$, 但该句歌词为了满足句末押 a^{42} 韵的要求,将 $ŋtɕaŋ^{55}$ 移到了 cha^{42} 的前面。例(14)b 中的 $ŋau^{42}t_u^{35}$ 也是宾语前置结构。

① 例(13)b 中的斜体部分都是歌者加入的衬词。



在口语中,“播种”的表达是 $t_u^{35} \eta_{au}^{42}$ 。 $\eta_{au}^{42} t_u^{35}$ 这类 OV 结构一般出现在句首位置,充当话题。

2.2.2.2 主语后置

在凤凰苗语口语中,主语位于谓语动词的前面,但在苗歌歌词中,为了满足韵律要求,出现了许多主语后置的情况。

- (15) a. $t\zeta\gamma^{42}-\eta_{a\eta}^{13}$ $nau^{24} t\zeta u^{42}$ qo^{55} $cha^{22} cha^{42}$.

RECI-聚集 画眉 和 喜鹊

画眉喜鹊来相会。

- b. $nau^{24} t\zeta u^{42}$ qo^{55} $cha^{22} cha^{42}$ $t\zeta\gamma^{42}-\eta_{a\eta}^{13}$.

画眉 和 喜鹊 RECI-聚集

画眉喜鹊来相会。

例(15)a 为主谓倒装结构。句首的 $t\zeta\gamma^{42} \eta_{a\eta}^{13}$ “相聚”为谓语, $nau^{24} t\zeta u^{42} qo^{55} cha^{22} cha^{42}$ “画眉和喜鹊”为名词性并列短语。在日常口语中,该句的语序如例(15)b 所示,此处主谓倒装是为了满足句末押 a^{42} 韵的要求。

2.2.2.3 状语错置

在凤凰苗语中,除了单音节程度副词需要置于形容词的后面之外,状语都需前置。在苗歌歌词中,为了满足韵律要求,经常出现状语后置的现象。例如:

- (16) a. $jo^{22}-ntsha\eta^{35}-jo^{22}-tsa^{42}$ $t\ddot{a}^{42}$ $t\zeta u^{35} \zeta e^{42}$.

重新-碰面-重新-会面 到 新年

等到来年再相见。

- b. pu^{42} $t\ddot{a}^{42}$ $t\zeta u^{35} \zeta e^{42}$ jo^{22} $ntsha\eta^{35}$ jo^{22} tsa^{42} .

我们 到 新年 重新 碰面 重新 会面

我们等到来年再相见。

例(16)a 中的 $t\ddot{a}^{42} t\zeta u^{35} \zeta e^{42}$ “到新年”为时间状语, $jo^{22} ntsha\eta^{35} jo^{22} tsa^{42}$ “再次相见”为谓语。为了满足每句“2+2+3”和句末押 a^{42} 韵的韵律要求,谓语与状语对换位置。在日常口语中,该句的语序如例(16)b 所示。



(17) a. tshe⁵⁵ sā⁴² ɲtɕaŋ⁵⁵ ntaŋ⁴² naŋ⁴² qwe⁴² nɬu³⁵.

拆散 集市 回 像 官 上朝

如官上朝集市回。

b. tshe⁵⁵ sā⁴² ɲtɕaŋ⁵⁵, ne⁵⁵ naŋ⁴² qwe⁴² nɬɿ³⁵ naŋ⁴² naŋ²⁴

拆散 集市 人们 像 官 上朝 那样

ntaŋ⁴² ɲtɕaŋ⁵⁵.

回 集市

集市解散,人们像新官上朝那样从集市回家。

例(17)a中的 ɲtɕaŋ⁵⁵ ntaŋ⁴²“从集市回”为谓语, naŋ⁴² qwe⁴² nɬɿ³⁵“像官员上朝”为方式状语。在凤凰苗语口语表达中,该句的正常语序为例(17)b。例(17)a中的方式状语后置是为了满足每句“2+2+3”的韵律节奏和句末押ɿ³⁵韵。

2.2.2.4 量化词易位

在凤凰苗语中,有些量化词只能用来量化名词,并且有固定的句法位置。例如:

(18) ʂā⁴² ntɿ³⁵ qo⁵⁵ mu⁵⁵ ja⁴² ja⁴² ɬu⁴².

肝 转 跟随 你 全部 完

全部心思跟随你。

例(18)中的 ja⁴² ja⁴²“全部”是只能用来量化名词的量化词。当它修饰名词时应紧跟在名词的前面或后面,如例(19)和例(20)所示。

(19) ʂā⁴² ja⁴² ja⁴² ntɿ³⁵ qo⁵⁵ mu⁵⁵ ɬu⁴².

肝 全部 转 跟随 你 完

(20) ja⁴² ja⁴² ʂā⁴² ntɿ³⁵ qo⁵⁵ mu⁵⁵ ɬu⁴².

全部 肝 转 跟随 你 完

为了满足每句“2+2+3”韵律节奏的要求,例(18)这句歌词中的 ja⁴² ja⁴² 向后漂移,与句末的 ɬu⁴² 构成一个三音节的音步。ja⁴² ja⁴² 之所以出现在 ɬu⁴² 的前面,是因为句末需要押 u⁴² 韵。

综上,湘西凤凰苗族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主要是为了满足韵律的要求。这



种韵律制约语法的现象并不是湘西苗歌特有的,在汉语中比比皆是。冯胜利(1994)指出,语言表层的复杂现象不仅受句法语义规则的制约,同时也受韵律规则的制约。韵律制约有时候甚至会超过句法语义层面的制约,从而孕育出新的句式。冯胜利(2000)³¹¹⁻³³⁵指出,现代汉语的处置式把字句是目的式把字句受唐诗韵律的影响发生重音后移后的产物。目的式把字句与处置式把字句句法结构一致,但它们的重音位置不一样。例(21)a中的“把卷看”中的“把”为动词,整个结构为目的式把字句,即“把卷”的目的是看卷,结构中的重音落在“把”后面的“卷”上,这与现代汉语处置式把字句重音落在“把”后动词上不对应。也就是说,一般语境下的目的句还不足以演变出处置式把字句。诗歌特有的韵律特征迫使目的句的重音发生转移。例(21)b和例(22)b中的重音位置不再是宾语“卷”和“茱萸”,而是移到了句末的“看”和“仔细看”。诗歌强烈的韵律特征为新句式的产生提供了最终的通道。

(21) a. 把卷重音看。

b. 莫愁寒族无人荐,但愿春官把卷看重音。(唐杜荀鹤《入关因别舍弟》)

(22) a. 把茱萸重音仔细看。

b. 醉把茱萸仔细看重音。(唐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

另外,湘西苗歌中的非常规的语言现象之所以可接受,还体现在其突破语法规则时存在一定的限度,虽然突破了湘西凤凰苗语的语法规则,但没有超越普遍语法的限度。下面我们将详细说明为什么这些语法突破现象没有超出普遍语法的限度。

3 湘西苗歌中语法突破的限度

徐杰、覃业位(2015)提出“语言特区”这个概念,专指那些有条件突破常规语言规则约束的特定的语言运用领域。这些领域包括诗歌文体、标题口号、网络空间这三大类。按照“语言特区”理论,常规语法规则指的是具体语言所遵守的语言规则,比如现代汉语遵守的是现代汉语语法,英语遵守的是英语语法,湘西苗语遵守的是湘西苗语语法。但语言特区中无论是句



法创新,还是词法、词汇语义、音系和文字等层面的创新形式都具有各自的限度,不能违背人类语言的极限。(董思聪,黄居仁 2019)普遍语法就是语言特区现象的限度所在,即所有能被人们接受的突破了常规语法的例子,都可以在原则与参数的理论框架下得到解释。(徐杰,姚双云,覃业位 2016;刘颖 2016;高扬,刘颖 2016;罗堃 2017;张力 2018;耿国峰 2021)

湘西苗歌属于诗歌文体的一种,与其他诗歌一样,都需要满足一定的韵律节奏要求。在韵律要求的推动下,苗歌语言不得不在遵守普遍语法的条件下,有限度地突破苗语语法规则。下面我们运用语言比较的方法,说明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并没有超出普遍语法的范围,在其他语言中,这些非常规的语法现象都是常规现象。

3.1 词法的突破限度

语素删略的限度在于承载核心意义的语素不能删略。例(23)中的 tɕo⁴²“老虎”和例(24)中的 la²⁴“田”分别删除了类属前缀 ta⁴² 和 tɕx⁴²。在湘西苗语的日常口语中, tɕo⁴² 和 la²⁴ 这类黏着词根无法单独成词,但出于韵律的考虑,删除类属前缀后的这些黏着词根能充当论元,并不会对苗歌的理解造成困难。

- (23) tɕau²⁴ tɕo⁴² nɕha³⁵ pja³⁵ tɕa⁴² nje³¹ nã⁵⁵.
扮作 老虎 顶住 山崖 才 知道 困难
扮虎顶山不可为。

- (24) la²⁴ nɕa⁴² tso²⁴ tu⁴² nã⁵⁵ tu³¹ lei³⁵.
田 裂开 到达 泥土 只 剩下 漏
田裂土干成旱田。

我们发现在贵州毕节大南山苗语中,这些词根前是不加类属前缀的。比如,“猪”和“树”,在湘西凤凰苗语分别是 ta⁴²mpa³⁵ 和 qɔ⁴²ntau³⁵,但在大南山苗语中,分别是 mpɔ⁴⁴ 和 ntoŋ⁴⁴。(陈其光 1993;李云兵 2002)也就是说,在表示“猪”的词根前,加或者不加类属前缀,在自然语言中都是存在的。湘西苗语中的非常规现象在大南山苗语中变成了常规的语法现象。湘西苗歌中类属前缀的省略违背了湘西苗语的语法,但是并没有超出普遍语法所能容



忍的限度。苗歌语料呈现出来的这些非常规语法现象为我们打开了解苗语方言差异的一扇新的窗口。

苗歌中语素的插入现象主要发生在复合词中,插入的成分在语义上虚化或者只起到修饰作用,比如,例(25)中的复合形容词被插入了程度副词 tɕ^{31} “极其”。

- (25) $\text{nã}^{44} \text{ntshã}^{42}$ $\text{zau}^{35} \text{mpã}^{55}$ zau^{35} tɕ^{31} ɕaŋ^{35} .
 特别 舒心 好 极其 想
 心情舒畅无杂念。

和语素删除现象一样,苗歌中的复合词被新的语素插入的现象也可以从其他语言中找到类似的表达。张吉生(2000)指出英语中的 won-bloody-derful 是在 wonderful 中插入 bloody 而生成的, bloody 表示“很”“非常”的意思,插入 bloody 后的新词 won-bloody-derful 的词性不变,词义也没有根本性改变, bloody 只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同理,在苗歌中,例(25)中的复合形容词 $\text{zau}^{35} \text{ɕaŋ}^{35}$ “舒心”被插入程度副词 tɕ^{31} “极其”,生成的 $\text{zau}^{35} \text{tɕ}^{31} \text{ɕaŋ}^{35}$ 语义和词性也没有发生变化, tɕ^{31} 的插入一方面满足了句末押 aŋ^{35} 韵的押韵要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每句七言以及每句“2+2+3”的节奏要求。

3.2 句法的突破限度

3.2.1 非常规省略的限度

3.2.1.1 介词省略的限度

在苗歌中,省略的介词主要是表方位、时间和工具的介词 nɿ^{42} “在”、 tɕ^{24} “从”、 kɿ^{42} “用”。例(26)中 $\text{te}^{42} \text{jaŋ}^{42} \text{qo}^{42} \text{zɿ}^{42}$ “不毛之地”前省略了介词 nɿ^{42} “在”;例(27)中 $\text{ma}^{55} \text{ei}^{42}$ “古时”前省略了 tɕ^{24} “从”;例(28)中 $\text{ntɿ}^{42} \text{qwx}^{42}$ “白纸”前省略了 kɿ^{42} “用”。

- (26) nau^{42} tɕ^{35} tɕ^{35} $\text{te}^{42} \text{-jaŋ}^{42} \text{qo}^{42} \text{zɿ}^{42}$.
 种子 播 种 DIM-不毛之地
 种子种在不毛地。
- (27) $\text{ma}^{55} \text{ei}^{42}$ tɕu^{42} tɕa^{35} tã^{42} $\text{ma}^{55} \text{nẽ}^{42}$.
 古时 一直 讲 到 如今



从古到今都不变。

(28) li¹³ nɦa³⁵ ntɣ⁴²kwɣ⁴² sɣ⁴² pi⁴²-tɣ³¹.
要 叫 白纸 包 CR-火

用纸把火包回来。

在英语常规表达中,也存在介词省略的现象,例如,例(29)中的介词 in、for、on 和 at 可省,并且省去后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和合法性。

- (29) a. Do it (in) this way.
b. I have been here (for) three years.
c. The delegation arrived (on) Sunday.
d. (At) What time did he leave here?

苗歌中的介词省略突破了苗语的常规语法,但从跨语言比较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时间名词、处所名词、工具名词必须与特定的介词搭配使用,介词与名词语义上的这种紧密联系会淡化介词的功能,为介词省略提供语义支撑。

3.2.1.2 省略 naŋ⁴²“的”的限度

在苗歌歌词中,结构助词 naŋ⁴² 经常被省略。例(30)中的 z₁aŋ³⁵-z₂aŋ³⁵te⁴² tshei²⁴“年纪轻轻的小伙”和例(31)中的 a⁴²ntsha⁴²te⁴²kho⁴²z₁o³⁵“一群子女依靠的力量”都是名词性定中结构,为了满足每句七言以及每句“2+2+3”的节奏要求,定语标记 naŋ⁴²“的”都省略了。

(30) z₁aŋ³⁵-z₂aŋ³⁵ te⁴²-tshei²⁴ sa³⁵ tsu³⁵qe⁴².
年轻-RED DIM-小伙 竟然 走眼

年纪轻轻的小伙竟然看走了眼。

(31) ɲi¹³ pu⁴² a⁴² ntsha⁴² te⁴² kho⁴²z₁o³⁵.
是 我们 一 CL_L群 子女 靠山

(你们)是我们子女的靠山。

苗歌中之所以出现定语标记该现却隐的现象,完全是为了满足韵律要求,这种在韵律要求下出现的定语标记省略现象在现代汉语诗歌也是常见现象。在讨论现代汉语诗歌中“的”的隐现问题时,刘颖(2019)注意到“的”出现在



汉语诗歌中时,其韵律性大大增强,句法性相应减弱,当句法性与韵律性发生冲突时,“的”的句法功能可以退居次位。比如,例(32)中的定中结构都是为了满足诗歌在节奏上的要求,删略了其中的定语标记“的”。

- (32) a. 冲破泥土/拥进蓝天怀抱
b.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
c. 大大手掌能包容我小小倔强

定语标记省略的现象除了存在于语言特区中,在非语言特区中也存在类似的用例,比如,例(33)a中的“短短几句话”和例(33)b中的“新新人类”都是现代汉语日常口语中合法且可接受的表达。

- (33) a. 不要被他短短几句话给骗了。
b. 这些新新人类白天无所事事,夜晚却一波波出现在街头滋事。
(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

3.2.1.3 兼语成分省略的限度

在凤凰苗歌中,歌词中所省略的兼语成分必须已经在语境中出现过,这样听者才能基于语境提供的信息,很快识别出所省略的成分,否则听者难以迅速理解苗歌的内容。这种兼语成分省略的情况,在古代汉语中是常态。在下列《左传》的例句中,作为后续小句兼语成分的“仲足”“管夷吾”“高克”不再重复出现,并且一般也不用代词指代。兼语成分在前面的句子中已经出现过,因此省略后也并不影响对句子的理解。(史震己 1983)

- (34) a. 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仲足为卿。 (桓公十一年)
b. 管夷吾治于高侯,使管夷吾相可也。 (庄公十年)
c. 郑人恶高克,使高克帅师次于河上。 (闵公元年)

3.2.2 语序错置的限度

语序错置在汉语诗歌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苗歌中也存在许多非常规的语序错置现象。

3.2.2.1 宾语前置的限度

张力(2018)⁸⁴详细考察了宋词中的非常规宾语前置现象。例(35)a中



的“江南忆”实为“忆江南”；例(35)b中的“芳尊惟恐”实为“惟恐芳尊”；例(35)c中的“两鬓可怜”实为“可怜两鬓”。

- (35) a.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唐白居易《忆江南》)
 b. 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北宋钱惟演《木兰花》)
 c. 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 (北宋晏几道《生查子》)

苗歌和宋词中的非常规的宾语前置结构在许多语言中却是常规现象。比如,法语属于SVO语言,但在法语中,有很多OV结构。例(36)a中的le connais“认识你”,例(36)b中的vous la présente“给你介绍他”,例(36)c中的vous aimons“喜欢你”都是宾语位于谓语动词之前的结构。

- (36) a. Je le connais.
 我 他 认识
 我认识他。
 b. Je vous la présente.
 我 你 她 介绍
 我给你介绍她。
 c. Nous vous aimons tous.
 我们 你 喜欢 都
 我们都喜欢你。

此外,在世界的自然语言中,SOV语序的语言最为常见,比如蒙古语、日语、朝鲜语、藏语、彝语、缅甸语、土耳其语等皆以SOV为基本语序。假设全世界的所有语言都必须遵守普遍语法,以上这两点说明将宾语置于动词之前,虽然不符合苗语的语法,但并没有超出普遍语法所能容忍的限度。在讨论汉英诗歌语序变异类型时,李莹、周毕吉(2022)发现汉英诗歌中的语序变异看似极度任性,却始终限制在人类语言的语序参数选择范围之内,所有的语序变异本质上都是在人类语言能力及其认知机制所允准的范围内重新做出选择的结果。

3.2.2.2 主语后置的限度

苗歌歌词中的主语后置主要发生在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是当主语为三



个音节以上的名词短语时,为了满足韵律要求,主谓倒装。例(37)中的主语 $nau^{13} t\check{c}u^{31} qo^{55} cha^{22} cha^{42}$ “画眉和喜鹊”为五音节,为了满足句末押 a^{42} 韵,主语后置。

- (37) $t\check{c}x^{42} - \eta a\eta^{13}$ $nau^{13} t\check{c}u^{31}$ qo^{55} $cha^{22} cha^{42}$.
 RECI-聚集 画眉 和 喜鹊
 画眉喜鹊来相会。

主语后置的第二类现象表现为 V_1SV_2 结构,这类结构出现在由两个小句组成的复杂句中,两个小句共享主语,原本的句子结构应为 $S_1V_1S_1V_2$,但是为了满足韵律要求,第一个小句的主谓倒装,第二个小句的主语省略,从而产生了 V_1SV_2 的结构。例(38)中的 $u^{42} m\check{e}^{22}$ “(我们)两位”是谓语动词 $t\check{c}u^{42} n\check{t}o^{35}$ “相识”和 $ntsha\eta^{35} j\check{i}^{24} j\check{e}^{42}$ “遇见姻缘”共享的主语。

- (38) $t\check{c}u^{42} - n\check{t}o^{35}$ u^{42} $m\check{e}^{22}$ $ntsha\eta^{35}$ $j\check{i}^{24} j\check{e}^{42}$.
 RECI-认识 两 CL位 遇见 姻缘
 你我相识结连理。

主语后置的现象也不是苗歌独有的特殊现象,在自然语言中,也存在一些主语位于谓语动词之后的语言,比如,使用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希卡利亚纳语(Hixkaryana)就是一种以“谓语+主语”为基本语序的语言。例(39)为希卡利亚纳语的例子, $kanayanimno$ 为谓语, $b\check{i}ryekomo$ 为主语。

- (39) $kana-y-anim-no$ $b\check{i}ryekomo$.
 鱼-3PS-抓-最近过去时 男孩
 这个男孩抓到鱼了。(Kalin 2014)

3.2.2.3 状语错置的限度

苗歌中的状语错置现象主要出现在中心语为四音节词的结构中。为了满足“2+2+3”的节奏要求,状语会后置。

- (40) a. $jo^{22} - ntsha\eta^{35} - jo^{22} - tsa^{42}$ $t\check{a}^{42}$ $t\check{c}u^{35} \check{c}e^{42}$.
 重新-碰面-重新-会面 到 新年
 等到来年再相见。



b. tshe⁵⁵ sā⁴² n̥tɕaŋ⁵⁵ n̥taŋ⁴² naŋ⁴² qwe⁴² n̥tɕu³⁵.
拆散 集市 回 像 官 上朝
如官上朝集市回。

例(40)a中的 tã⁴² tɕu³⁵ ɕɛ⁴²“到新年”和例(40)b中的 naŋ⁴² qwe⁴² n̥tɕu³⁵“像官员上朝”皆是三音节状语,修饰其前的四音节中心语。苗歌中这类非常规的状语后置现象在英语中却是最自然的语序,因为英语除了句子层面的状语位于句首,其他用来修饰动词的状语都后置于其所修饰的成分。例如:

- (41) a. She swims like a fish.
b. He works in Guangzhou.

3.2.2.4 量化词易位的限度

苗歌中量化词易位分为两类。一类是量化词所修饰的名词是双音节的。比如,例(42)中的 ɕo³¹ l̥ɛ¹³“笑脸”、例(43)中的 thã²⁴ tsɿ⁴²“摊子”、例(44)中的 ɕɿ⁴² jaŋ³¹“礼品”皆是双音节名词。双音节名词加上双音节量化词,一方面满足了“2+2+3”中“2+2”的节奏要求,另一方面将中心名词放在句首也达到了凸显焦点成分的功效。

(42) ɕo³¹ l̥ɛ¹³ a⁴² ɕɿ³¹ to¹³ tɕu⁴² tɕu⁴².
笑脸 一 CL 副 笑 一直 跟随
脸上一直挂笑脸。

(43) thã²⁴ tsɿ⁴² mĩ²² qo³⁵ khu⁴² pa⁵⁵ tau²².
摊子 每 处 关 门
各处店面已关门。

(44) ɕɿ⁴² jaŋ³¹ mĩ²² hã³⁵ n̥i¹³ mǎ⁵⁵ naŋ⁴².
礼品 所有 是 你们 的
礼品样样是你办。

另一类量化词易位现象是句子的主干成分(主谓宾)为四音节,作为修饰语的量化词移动到句末的三个音节上,以此满足每句“2+2+3”的节奏要求。比如,例(45)中句子的主干 ɕã⁴² ntɿ³⁵ qo⁵⁵ mɕu⁵⁵ 为四个音节,量化词 ja⁴² ja⁴² 修饰名词 ɕã⁴²“肝”,表示“全心全意”。为了满足“2+2+3”的节奏要求,量化词



ja⁴²ja⁴²“全部”错置到了宾语之后。

(45) ʂa⁴² ntɿ³⁵ qo⁵⁵ mu⁵⁵ ja⁴²ja⁴² tɕu⁴².

肝 转 跟随 你 全部 完

全部心思跟随你。

苗歌中的量化词错置现象在腊罗彝语中属于常规现象。卜维美、刘鸿勇(2020)指出:在腊罗彝语中,数量短语虽然在语义上指向名词短语,但在句法上只能和谓语动词组合成动词短语。例(46)a和例(46)b说明数量短语“三个”需跨过宾语“家”,指向主语“学生”。

(46) a. * [ɕo¹³sen³³ sa³³ ma⁵⁵] hɪ⁵⁵-ku³³ ty⁵⁵ʒi⁵⁵ kuɛ¹³ a⁵⁵ mu⁵⁵.

[学生 三 CL↑] 家-LOC 回去 RLS SFP VIS

拟表达:有三个学生回家了。

b. ɕo¹³sen³³ hɪ⁵⁵-ku³³ sa³³ ma⁵⁵ ty⁵⁵ʒi⁵⁵ kuɛ¹³ a⁵⁵ mu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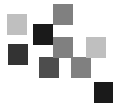
学生 家-LOC 三 CL↑ 回去 RLS SFP VIS

有三个学生回家了。

通过语言比较,我们发现,湘西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在其他语言中都能找到合法可接受的用例,这充分说明湘西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只违反了湘西苗语语法。如果将这类现象放在全人类自然语言的大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非常规现象在某些语言中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表达。如果我们假设全人类的语言都遵循普遍语法原则,那我们考察的苗歌中的语法突破现象其实是遵守普遍语法的,并没有超越普遍语法允准的范围。

4 结 语

在韵律要求的推动下,苗歌语言能有条件地突破苗语语法规则的约束,产生众多不合乎苗语语法但可接受的歌词,这些语法突破现象表现在词法和句法两个层面。词法主要包括语素的删略和插入,句法主要包括省略(省略介词、定语标记 naŋ⁴²“的”、兼语成分)和错置(宾语前置、主语后置、状语错置、量化词易位)。



Leech(1969)²⁴认为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者有创见性地运用已经被规定下来的表达方式,二是作者超越常规的表达方式,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在讨论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句法结构时,胡素华(2020)⁴²⁷也发现它与现代彝语口语的语言特点有同有异,不同的地方就表现为语言使用中的变异(deviation)。研究诗歌语言中的语法变异现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无论是唐诗宋词、现代汉语诗歌还是少数民族的传世史诗、民歌民谣,都为我们展现了语言在诗歌文体中的变异。

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苗歌中的语法突破(变异)现象不是随意的,是有限度的。这些语法突破现象并没有超出普遍语法所能允准的范围,相关的语法突破现象都可以在其他语言中找到用例。我们发现为了保障苗歌一唱一和的强交互性,当歌词中出现语法突破现象时,上下文的语境以及歌者在歌唱过程中巧妙添加的衬词成为必不可少的补偿机制。通过这些补偿机制,有经验的苗歌听众能轻松破解这些“变异”的句子。

对湘西苗歌语法突破现象的研究为基于生成语法的语言特区理论提供了一份来自民族语的实证材料。语言特区理论也为苗歌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操作平台,可以将这些语法突破现象置于理论语言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苗歌的语法研究也能帮助解决在鉴赏苗歌时通常会遇到的语言困难,助力苗歌这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 卜维美、刘鸿勇:《腊罗彝语的分裂式数量短语》,《中国语文》2020年第5期。
- 陈其光:《苗瑶语前缀》,《民族语文》1993年第1期。
- 董思聪、黄居仁:《语言特区中创新形式的限度》,《华文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4期。
- 冯胜利:《论上古汉语的重音转移与宾语后置》,《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 冯胜利主编:《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高场、刘颖:《诗歌语言名转动现象考察》,《语言与翻译》2016年第2期。
- 耿国锋:《“X不X”正反叠用的非疑问功能及限制条件》,《汉语学习》2021年第4期。
- 胡素华主编:《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译注及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
- 蒋绍愚主编:《唐诗语言研究》,语文出版社2008年版。



- 李莹、周毕吉:《汉英诗歌语序变异类型的比较研究》,《澳门语言学刊》2022年第1期。
- 李云兵:《论苗语名词前缀的功能》,《民族语文》2002年第3期。
- 刘颖:《现代汉语诗歌作品对虚词语法规则的突破及其限度》,澳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 刘颖:《从诗歌特区再议“的”字的隐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 罗堃:《标题口号对语法规则的突破及其限度》,澳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 麻树兰:《湘西苗歌与诗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 覃业位:《网络语料所见之语法创新及其限度》,澳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 史震己:《关于〈左传〉的兼语省略》,《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 吴秀菊、龙秀章主编:《骚通》,贵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 徐杰、覃业位:《“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4期。
- 徐杰、姚双云、覃业位:《诗歌作品中黏着语素的自由用法》,《语言暨语言学》2016年第5期。
- 易先培:《论湘西苗语名词的类别范畴》,《中国语文》1961年第3期。
- 余金枝主编:《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 张吉生:《再谈英语中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5期。
- 张力:《语言特区理论框架下的宋词语言现象研究》,澳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 Kalin L: *The Syntax of OVS Word Order in Hixkaryana.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14(32).
- Leech G N: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69.
- Shi Defu: *The Functions of Proclitic ab and ghab in Hmub.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6(4).

(吴芳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wufangwinne@163.com;
刘鸿勇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hongyongliu@um.edu.mo)



Miao language Mandarin loanwords in the 1~(st) division of group Jia(假) Ma(麻) rhyme, the 2~(rd) division of group Jia(假) Ma(麻) rhyme and the 2~(rd) merge of group Jia(假) Ma(麻) rhyme. combs the strata of group Jia(假) pronunciation of Xiaozhang Miao language Mandarin loanwords, and then makes an in-depth comparison with other Miao language Mandarin loanwords in Xiangxi, seeking the strat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group Jia(假) of Xiangxi Miao language in historical Mandarin loanwords, and separating out the three phonological strata: ancient, ancient and medieval, modern of the group Jia(假) of Xiangxi Miao language in historical Mandarin loanwords.

Keywords: Xiangxi Miao language in historical Mandarin loanwords; the group Jia(假);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WU Fang, LIU Hongyong Grammar Violations in Xiangxi Miao Folk Songs and its Linguistic Implications

Abstract: To meet phonological requirements, the lyrics of Miao folk songs can violate grammatical rules of Xiangxi Miao to some extent, which leads to non-canon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phenomena. Although these unusual grammatical structures violate the grammatical rules of the Xiangxi Miao language, they are still within the tolerance of Universal Grammar,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identified in other languages as normal linguistic phenomena. The study of such unusual grammatical structures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but also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Miao folk songs.

Keywords: Xiang Miao folk song; prosodic requirements; rule violation; Miao grammar; Universal Grammar

YANG Huan The Study of AB Pattern State Adjective in Tai Branch Languages and Their Semantic Patterns

Abstract: There are abundant of AB pattern state adjectives in languages of